

河西縣志



卷四 149

76757 1015099

34

11-11

序

解玉汝記

山川秀異之氣萃而生人或十年而一見或數十年而一見忠孝廉潔辭章彪炳跡不一致總之得其秀異而挺然特出者莫不各標一長以覲垂名於不朽

序

但不彙集成書刊之棗梨亦遂淪於荒烟蔓草斷碣殘碑而莫知所終則宦其地者之於邑乘固不可不時爲纂修也西宗之有志自康熙壬辰以迄於今七十餘椽矣其山川雖不大變

易而人物則月異而歲不同或
忠臣或孝子或義夫節婦或學
士文人揚芳華於一代未見標
題摘藻采於深山終歸漸滅余
履任浹歲每情撏續修而未獲
獨行今幸與邑中薦紳先生并

序

二

博士弟子員議及欣然樂從爰
就舊志增入彙成卷帙付之剞
劂庶數十年未聞之文行得爭
光於日月而後之君子披覽全
編亦不致怨恨於官斯土者虛
糜廩祿空作人望致等於朝菌

蟬蛄已也因識數語於簡
端

乾隆五十三年孟夏署河西縣
事補廣通縣知縣蜀東董

樞謹

序

序

三

續修河西縣志序

志者誌也蓋取記載之義春秋褒貶予奪法戒並用而志則撮其善者書之於簡大都是教人做好人之意云爾顧或莫爲前美弗彰莫爲後盛弗傳河邑山川人物城郭倉庫前人志之詳矣惜自康熙壬辰以後書缺有間風雨殘而日月老其間不知湮沒幾許物事悲夫畢節蕭公有志未逮今逢西蜀董公來宰茲土公廉明斷勤慎慈祥風琴雅管武城之雅化重新湛露甘霖西京之黍苗再潤廣樂善之心行獎勵之道命都人士按採遺行不拘一節筆之書冊

河西縣志

序

一

續成前志庶千秋萬歲之後猶得指而目之曰某也忠某也孝某則介節堪誇某則高科足錄誰不鼓舞奮發競相勸勉也哉愚忝司鐸思端風化爰從諸君子後畧爲之序以爲後之有志者勸

隆戊申孟夏之吉河西縣儒學教諭羅雲禧撰

續修河西縣志序

往嘗坐菡萏池上趁涼風披閱河西縣志悉自前明
萬歷庚辰以迄

本朝康熙壬辰前後凡三措手非不縷晰但自壬辰抵
今又七十有六載矣人士彬彬日上賢夫婦能卓然
知禮義重操守而時遷境過未暇表章君子弔芳魂
之沒沒冷若寒潭傷勁節之淒淒薄如秋草爰有志
焉而未逮歲

丁未我

邑侯巴蜀董公攝篆斯土越期年政成人和嘗試載

河西縣志

序

二

酒延賓登三臺高處俯仰流連喟然感嘆而示客曰
此間山水大佳得尖峯聳入雲霄所生才乃更不可
意量顧予將奉

命有遠行矣事之大者莫如邑乘其諸紳士暨先生肯
爲我一按乎諸紳士頓首謝曰謹受命遂以今戊
申之春三月館局於古照樓下筆花爭艷墨沼流
香不兩月而高成敬沐手以獻我

邑侯周慎再乃分別義類大書細書一再書仍付
在館局囑速爲刊竣卽茲一事而賢大夫微闢幽
樂與爲善之心於是乎著矣夫螺峯杞水間氣時鍾

其自明以前豈無瑰奇特出之材可以輝映前古爲法後世者而書缺有間自今以往人才之輩出可考而知已第予於前明李元初解吉士兩先生竊有感焉忠孝人所共飭也而心爲甚方束裝就道時一哭耳而終身不離膝下去國從亡後一走耳而白首不返江南哀彼孝思乃真孺慕懷茲忠藎可謂寂寞能如是是亦足矣士生千載以後不務斬勝乎古人而惟求得乎此心之安然後其精靈能與天地同不朽蓋不獨蒼蒼泱泱爲足歌咏於無窮也已時乾隆戊申四月八日河西縣儒學以教諭銜管訓導事杜國

舊序

歲甲戌

主上軫念極邊雲南地丁銀米與蜀粵黔省一例蠲除年
穰人和政刑多暇余惟焚香靜坐披閱圖史而已展
及縣志從未發刊鰓鰓然進紳士謀之竊惟禹貢職
方春秋史記而外班氏廣之曰志志與史相伯仲也
河西爲响町支邑漢唐以來載之西南彝傳玉斧繼
劃往乘莫稽明代人文蔚起一統志足徵矣我

朝聲教暨訖百度聿新河雖百里九封有民人焉有社稷
焉其往跡軼事類多湮沒顧勿登梓逾久失傳是守

河西縣志

序

四

土者之責也志欲梓必加增修自來修志比於修史
然史易而志則難史起居有注章奏有編而志有是
乎史不得則求之譜三桓七穆今有克言先世果如
鄉子其人者乎世廟時邑先達張一鶴創有邑乘兵
燹後杳無可尋芳也數千里勞人於數百年掌故况
恍行雲霧中斗志之難如此可若何僉曰志何甚難
之有今

二十三年議修各省志臚列進呈舊尹楊公鳩異聞蒐
故實縣志粗備二十九年續奉纂修舊令李公仍集
縉紳孝秀廣羅遺事諮訪遺聞討論訂訛縣志視昔

加詳今公史才施於志乘游刃有餘繼往增來
翦蕪恢恢乎一邑成書矣志何甚難之有余唯唯自
惟汲深窘於短絆幸諸君子僉謀既協而剞劂隨焉
芳獲稽數言以弁之首不愈於今人姑待後人今歲
復待他歲者乎若夫鴻裁刪定則邑人湘珮王君而
離校分席則教諭佩菴段君至徵文考獻伐棗市藤
以佐余之不逮而又請序於予者則河之薦紳先生
博士弟子員矣法得并書姓名於條例之左

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戌孟秋月知河西縣事上黨

劉芳撰

河西縣志舊序

帝立元之二十九稔雲南通志告成鏤以

進旣而布之郡縣雖全滇顛末瞭若指掌矣河西之在滇固彈丸黑子之區以之附於句町其大畧已具雖然有

國史亦有野史豈可以蕞爾區而不必專爲志乎夫河西地雖曰休臘關雖曰曲陀而杞麓潯泓琉璃紫峯山川之秀人物斯鍾粵稽有明白張公一鶴編輯縣乘垂百餘年來不無殘缺失次甲戌之秋邑侯劉公謀修之因訪於都人士其時郡人王君出其繕本卽

請裁於賢侯復叅覈於衆甫閱月而書成將壽棗梨命予爲序予不敏獲勦是役竊歎時之難得必俟其人物之將成實有其數今以劉侯之賢也廉明以治民忠信以化俗三載於茲事不煩而民不擾故公餘得以一意講求大加潤色以王君之才也博物洽聞益以崇論宏旨且數年蒐輯苦心較創始張君之擗管倍艱蓋創治者惟恐其不文而蒐輯者惟恐其不實余曩者閱全滇舊乘見昔人云莊蹻畧地司馬開邊而不知神農地過日月之表滇雖遠不遠於骨利青邱則謂滇在古未通中州不亦陋歟而況黑水瀾

滄之辨過於拘竹浮木花之說鄰於誕卽武侯犒軍
傳以湯團白石升菴禹撰夢於魚目黃衣一時播擢
紕繆令千載後不且徵信而復徵疑也哉然則是舉
也必有確見其大者遠者以故無關於政治人心者
雖奇弗収有裨於典型鑑戒者雖瑣不厭誠得是義
雖一邑也一名也一物也可以備在上者之採風而
式古可以使在下者之鏡古而知今是則邑侯纂輯
斯志之意也夫

康熙甲戌仲秋之吉河西縣儒學教諭古寧段縉撰

河西縣志舊序

王者於人道化成之後必蒐九州之遺蹟勒爲成書以昭鉅典此一統治之所由作也然在天下有全志在各省有通志莫不由一郡一邑之圖彙而集之蓋以地有廣狹賦有繁簡俗有質文民有樸詐而治之寬猛莫不於是乎因之是故求治者恆孜孜於博採風謠旁搜野史審其形勢察其輿情先後緩急參所權衡庶有裨益焉河西地瘠民勞考查經兵燹往籍無存二十三年纂修滇志之日按下輿圖訪之傳聞以及里巷之斷簡殘篇取而參酌下其中不無掛漏之處是以於二十九年奉續修之

序

八

檄終不敢以疑信相半者冒昧呈之以爲粉飾之具文今郡守下車未幾郡屬之民情土俗大而賦役丁徭徵而土貢方物疆域遠近靡不周知良由十五國之吏治民風其間因革損益得失盛衰於涉獵經史之暇已犁然心下問矣猶飭所轄各呈邑志齎覽誠謂心民瘼調劑寬猛之至意也爰是因舊稿而編次之以用以報命行戶治行日以優訟獄日以平教化日以新將河嶽效靈而人文蔚起轉移之功顧不偉歟日者郡丞再續修志之職方建之

天府與昔元之滇畧

本朝之滇志并垂不朽奕禩後閱其書如見其治人治法
之班班可考不猶今之思李景山陳安簡諸公也哉

康熙三十二年季春穀旦邑人王 芷謹撰

舊序

河西舊無專誌附載臨安以一邑之事蔽之數言謂約而能該必不然也嘉靖四十二年都憲曹公謀修全志維時邑侯劉公續應命孔亟稍演郡誌以聞則曹公去任爲書餅矣斯誌也或畧而未備或修而未成非闕典乎迨三楚唐公誥咸寧鉅族士苑奇品名外孫山起劉蕢之惜教施泮水踵安定之規因擢元江正印歷樹勲猷柱史大加卓異封章俞有司之薦來暮喜廉范之賢履任之初首興學校經營矩矱巍爾成功旣三年澤覆四民聲騰百里乃於政舉人和

之暇動采風式古之思憫邑誌之莫傳冀足徵之爲快予晦跡山林面牆寡識蒙侯納聘至於勤儉蓋老故道是之取爾承命以來恐不忠役內懷靡寧聿求邑博趙策者大方茂異夙稱聞人繼得庠生旃征一張大蘊三利賓胡向禮四子者才宏學博科第名流冰鑑具眼媿三長夾輔有賴方敢當任爰考史傳諸書博求博牒家乘稗說璣言葑菲不棄蒐羅旣盡僭折其中會輯衆說勒成一家爲日則角軫三週而編始成疑信則傳述悉具而已無與總爲圖三綱六目五十有五釐爲六卷首之疆域分野戶口物產

氣候者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次之官師政紀學校
者君師教養之紀也又次之人物鄉賢節孝文武吏
仕者又以紀朝廷重熙累洽遐不作人之盛也至於
祀典神祇又國家之所以仁鬼神教民報本返始之
道禮莫重焉者也紀之人事之後者蓋務民義而敬
鬼神夫子之所以曉樊遲先食貨而及於祀箕子之
所以演八政也其序固然矣若夫祠廟寺觀仙釋藝
文祀典無文者別之外誌而本末先後之紀其辨於
此乎一邑之事可指掌而得矣第才不逮志言不能
文因畧致詳不能無賴於後之君子萬歷庚辰秋中

邑人張一鶴書

舊序

河西縣志創於明萬歷邑人張君一鶴已脫稿而未
付剞劂康熙二十七年博徵天下郡邑乘入修一統
志是時張君之書已杳不可得前令李君維藩撮大
概上之不過倉卒了事以故通志所採甚爲寥寥越
甲戌乃有邑令劉君芳延邑人士君正遵通志義例
編二卷壽之梓顧繼今

二十年來

國家聲教漸濡雖在邊陲莫不文物蔚蒸山川改色
搜羅遺事表揚幽隱豐功茂績潛德美行畢出於

河西縣志

序

十三

聖朝渙雖猶是而晦色光照迥非昔日狂獠荒誕之舊矣
撫軍吳以間世英豪受知

聖主由監司不數月開府南滇肅吏治清風弊加惠元元
休息安養滇人頌於道路於是以暇日下所司採方
名徵郡邑下續修通志昭

帝德應遵王者無疆之規

天任

備員下吏自媿庸疎奚敢

言志願承

憲檄責有難辭爰因舊本更加修輯廣爲四卷書成例
得弁其簡端序曰嗚乎河之爲邑微矣其在唐虞係
於南交昧谷爲梁州末域史稱西南彝以百數而夜

郎與滇最大河邑地屬昀町不過其小國之一支邑
焉耳莊躋入滇道苴蘭夜郎至滇池秦通五尺道以
牂牁置苴蘭夜郎二縣以地考之縣在苴蘭夜郎之
間躋至牂牁江水急不能行舟採船於岸而步戰今
牂牁江在臨安府則躋之入實自此始漢司馬相如
開滇置牂牁一邑尉數縣夜郎王入朝置牂牁郡句
町縣延及蜀漢五代咸爲郡縣或領於益州或領於
寧州通中國則縣之受冠帶祀春秋所由來久矣唐
置羈縻牂州仍列版輿何撫馭不善淪爲蒙氏沒諸
蠻者三百餘年元受天命從西蜀攻滇克段氏改

部爲州尋改爲縣河西則立元帥府於曲陀陽關開
治建學始有朝廷吏蒞其地明興因之酌田賦實教
化中國士僑居成邑曠然遂變焚爨之陋然田則分
爲通海之屯軍也民則莊於沐氏之私屬也四分五
裂焉然無一定之紀加以城郭不完山寇覬覦父老
言其毒虐最甚痛心崇正中始築石城隨有流賊之
變闔邑抗節民死國妻死夫廬舍蕭條井里邱墟我
世祖章皇帝蕩一區宇全滇得附車書而逆藩窟據竊其
土田私其人民浸至癸丑陽九變作徵兵徵餉殆無
廬日嗚乎全滇咸受逆害而河西尤甚何也以其地